

到佛子岭去

叶辛

六十年前开始建造的巍然大坝跟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佛子岭，这就是青少年时期留在记忆中的、课文里背过的散文集中读过的佛子岭水库。

哎呀，我使劲地回想，昨天坐着大客车，雨雾朦胧之中，从省会城市合肥出发，经过六安市，再到了六安市下面的霍山县，不知不觉间就到了佛子岭。车窗玻璃上蒙满了水汽，必须用手抹拭一下，才能看清外面的景致。章靳以当年写到的茅草棚，路边的小吃摊，都不曾看到。实在是有点遗憾。

我睁大了双眼看，有雨，雾很浓，唯有散文里写到的那条涘河，清朗而又澄净，显得十分温顺。雨雾之中，湿气很重，空气却很清新。同行的作家蒋子龙说：“这地方有雾，没有霾，空气中的负氧离子高，不但夜间睡得好，午睡都睡得很沉。”来自山东的作家张炜则说：“这地方好就好在不可复制的生态之美。”

可见他们的心情和我的一样，虽然碰到了朦朦胧胧看不甚分明的雾天雨地，还是发现了佛子岭独特的生态。同行的张炜私下还对我们人手一瓶的水发出疑惑的议论：“为什么取名‘刷水’？这个刚字……”

于是我仔细端详佛子岭出的这一款口感清冽的水，哦，原来佛子岭上雨雾茫茫之中，有漫坡漫岭的竹海，这水从竹根下流过，经过根须的层层过滤，佛子岭山上的老百姓世代饮用，俗称“刷水”。这水汇聚到山坡下的河谷之中，就是涘河。怪不得当年章靳以写到的“水又清又浅”的涘河，六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是那么清碧呢！

我呢，说不清是一种青少年时的情结，还是望着眼前细雨中透光的水波、一湾涟漪碧水，也写下了一首小诗：雨中佛子岭，雾纱漫山林；溪色酿美酒，刷水无弦琴。

最后这一句，是从古诗“青山不墨千秋画，江河无弦万古琴”化过来的。

清澄碧透的水色让我想到能酿美酒，是当地老乡告诉我，这地方古来确有酿酒的糟坊，出的酒就以地名相称。是叫霍山酒还是佛子岭，老乡也讲不清了。

我心里说，这无关紧要，只要有依据就行。

回到上海，多少还是有点遗憾，虽然知道了佛子岭的大致方位，是在安徽六安县的霍山县境内，但是一路之上，究竟有些什么见闻，具体路径怎么走，还是不甚了了。不过，总算是看见了童年时代在照片上看了又看的佛子岭水库，这可是“共和国第一坝”啊！可以说是不虚此行。

这是两年之前，2015年初夏的事。

又到佛子岭

正是怀有这一心理，今年春夏之交，说又有一次去往佛子岭的机会，你愿意去吗？

我欣然而往。这一次去，内心里有了准备，暗自说，得把如何到佛子岭去，该怎么去，细细地摸个透。

第一站自然是到六安。

知道六安，是因为两个缘故，一个是六安瓜片，一种名茶，在上海名声很大。周总理生前喜爱喝六安瓜片，邓大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让办公室的同志下去代购六安瓜片。另一个原因是，高铁通了，六安到上海才三个多小时，大量出自六安的农副产品运进了上海，六安的朋友说我们是上海的后花园，茶叶、红桃、冬笋、香菇、木耳、石斛、小鱼干都运出来卖给青睐生态农副产品的上海人。

吃到六安的农副产品，喝到六安的瓜片茶，六安在上海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这一趟走进六安，又一次到佛子岭去，我这才知道，六安还是更为响亮的大别山区的核心区域，六安不仅仅是一片产农副产品的绿色山区，还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和历史，晚年的周总理在1975年病中想着喝一口六安瓜片，是因为他怀念已逝的战友叶挺，叶挺将军转战鄂豫皖时，曾给周总理送过一筒六安瓜片茶。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共和国第一坝，筑起的佛子岭水库，就是根治淮河的重要水利工程。佛子岭水库建好了，才把当年时不危害百姓的水害变成了水利。

望着那条清澈碧透的涘河，引发我诗性一湾流水，我想起了小时候背过的课文：“……这阵它的水又清又浅，发起水来可吓死人……”说的原来就是千军万马修建佛子岭水库的意义。

因为当知青时种过茶，年年春天采过茶，又喜喝茶，懂一点茶，贵州省人民政府聘我为茶文化大使。这一回走进六安茶谷，我很快发现，六安的茶，和别处的全国名茶，确有不同的处，比如西湖龙井、都匀毛尖、信阳毛尖、君山银针一类名茶，都讲究喝个明前茶，清明前后采摘的茶叶，价格大不一样。六安瓜片则讲究采摘谷雨前后的茶，况且采下来加工制作的方式也不一样，甚而至于卖出去的对象也不同，走进一碧万顷的茶谷，会看见路边书一条醒目的口号：中蒙俄万里茶道，六安五百里茶谷。

哦，原来五百里六安茶谷的茶，还远销到蒙古国和俄罗斯。

这是啥原因呢，走久了，在茶谷里喝一杯六安瓜片，品了几口，我顿时明白了，这茶喝来的最大特点是浓醇馥郁，其他的名茶在这一点上不能和它相比。怪不得它从晋朝流传至今，怪不得它曾是贡品，怪不得蒙古国、俄罗斯人都喜喝它，那些地方冷啊！喝来就感觉舒爽有回味。

走车看花，一路绕着弯弯拐拐的山路到佛子岭去，只见群山环抱的层峦之间，碧水缭绕，竹海茶坡连绵无尽，淡绿浓绿深翠，眯得人眼也醉了。

一路问去佛子岭的作家苏童说：“我知道佛子岭，是小时候集香烟牌子，有一张印着佛子岭水库。”

我听了不由笑起来，这和我从笔记本上看到彩色照片，是同样的童年记忆。泛舟佛子岭水库的碧水间，站在船头，仰望那巍然耸立的大坝，已然有了六十三年前的岁月痕迹，我不由问：

“这地方产酒吗？”

闻者“哈哈”大笑：“怎么不产酒？产。”

“是霍山酒还是佛子岭大曲？”

“那是半个世纪前的老黄历了”，闻者继续笑道：“那时候用过你说的这两个名字，三四十个人，一个小学厂，一年到头才出产一百万产值的酒。”

“现在呢？”我追着问。

“现在这酒厂，每天交给国家的利税，三百多万。”

我骇然，心算了一下，一年足有十亿。

船仍在碧水间疾行，拐弯了，我眺望着佛子岭的远近山水，随着初夏时节的风，吟出一首小诗：“船行碧水间，风轻一帆悬；雾尽群山艳，万岭露笑颜。”

是佛子岭的笑颜。

是祖国的笑颜。

这是太阳光变辣了稻子开始结穗饱满；这是谷时，要收割了，全村人都两头忙到见星星；这是焚田，火烧着稻茬子，草木灰变成了肥料。人要躲着火，又要撩着火，乐趣就在这里；这是放水，让稻田喝饱了水睡过去，为明年的种稻做准备……

我听了目瞪口呆。这样完全现代的身体语言，种田的老阿姐竟然完全看得懂！

老阿姐笑言：我们池上的农民，打小会写春联，会演戏，会打太极，见过大世界，这舞能看不懂？再说，老林还带着这些跳舞的弟弟妹妹到我们村收过稻子，用镰刀！体会那种直不起腰又要继续干活的滋味。

直到今天，我犹然记得其中《放水》的一幕，舞者的脚趾勾连黏土，脚背轻撩的姿势就仿佛舍不得惊动这秋水掩藏的梦。又一批稻谷离家了，大地母亲露出欣慰又疲倦的笑容。这种惆怅的氛围深深感染了左右端坐的台湾老农，他们用手背胡乱地擦拭着泪水。稻谷成熟离家了，儿女成熟离去了，只剩下种稻人固守着这一方家园，感受着这安身立命的自豪，如此寂寞，又如此安适。

这场舞，说出了这些“面朝土地背朝天”的人难以言表的心里话。

然而有些时候，人们也许只看到了表面。比如，将一部作品的成功仅仅归结于抓住了一个好题材，或者是复杂高超的写作技巧的运用，可是却忽视了作者在文本背后所下的那些笨功夫——也许是在写作之前，对于这一题材长期的大量的深入挖掘积累；也许是在写作之中，对作品结构、语言反复地构思及推敲；也许是在写作之后，对初稿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润色。诚然，一个好的题材或者高超的技巧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仅依靠题材，加点想象力，用点技巧，而没有下一些笨功夫的话，这样的作品是达不到厚重的分量的。

文学写作要下笨功夫。事实上，不少知名作家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们也在以自己的写作践行着。这当中，不乏明白人、聪明人、有着先天写作才华的人。何况众多文学青年呢？

大地慢军

“军旗飘扬”征文启事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为隆重纪念建军九十周年，从即日起至2017年10月底，人民日报社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办“军旗飘扬”征文活动。

征文要求以文学形式展现人民军队在各个时期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切缅怀成千上万的革命英烈，真情讴歌当代军人保家卫国的精神风貌，记录我国军队建设的巨大成就，用革命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作品要尊重历史，注重品位，内容真实，情感真挚，文体以散文、随笔、诗歌及短篇报告文学为主。作品

要求原创，为未公开出版和发表的作品。散文、随笔字数最好在四千字以内。

《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将从征文来稿中择优刊登。征文结束后，主办单位将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评审优秀作品并举办颁奖活动。

纸质来稿请寄：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大地”副刊，邮编：100733。请在信封上注明“军旗飘扬征文”。电子来稿请发送至：jqpyzhengwen@126.com，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军旗飘扬征文”。

人民日报社
中国作家协会



找高手下棋

程秋生

住宅小区路边的大树下，有一张圆形石桌和四个石凳，盛夏酷暑的傍晚，石桌四周总是围着一些休闲纳凉瞧下棋的老人。对此，我心想：这些手摇大蒲扇的老头儿们等火辣辣的太阳西下了，齐刷刷地拥到大树下，为的是找乐趣，寻消遣，享受一丝清风和凉意。至于谁跟谁下棋？每局战果如何？我从不问过。

不过有一天傍晚，我照例路过大树去门卫处取报纸时，发现石桌四周挤满了里三层外三层观棋助战的老人，而且人们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我走近人群，踮起脚尖，仔细一瞧，原来是一个十二三岁的阳光少年正在和一位胸前飘着白胡子的长者下棋。少年虽满脸稚气但又不乏睿智，长者当然是成竹在胸，老练沉稳。这时，耳边也传来一阵低声细语：“小屁孩也敢跟老爷爷较量棋艺？”“后生可畏嘛，敢比试，好样的！”但我不知怎的，突然来了观棋的雅兴，一连观看了三盘。少年输了一盘后，不气馁，不后退，改变战术，继续博弈，最后反败为胜，连赢两盘。我不知道真是长者故意输给后生，还是棋艺真的不如少年。不过，这位少年的胆大勇敢之举，正是印证了一句话：“下棋就得找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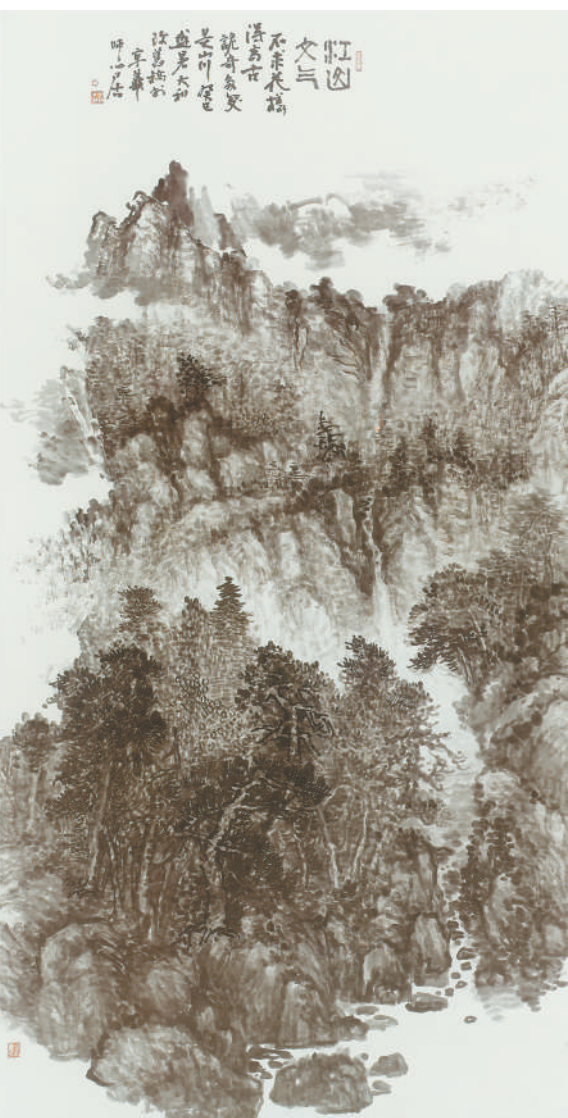
“下棋就得找高手”是句老话，其意是说，只有敢于和高手比试、较量，才能看到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并在与高手的不断较量中，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取长补短，增长棋艺。其实，下棋如此，其它也如此。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他的母校金坛县中学演讲时就说过：“中国古代有个说法，不要‘班门弄斧’，可我的看法相反，‘弄斧必到班门’。”他解释说：“你到鲁班跟前耍一耍，如果说你有缺点，经指点，下回就更好一点了，他如果点点头，说明我们的工作就相当好了。”于是，这位数学界的领军人物也极力主张“下棋就要找比自己强的对手，即使你输了，也会在棋艺上不断得到进步和提高”。

围绕“下棋就得找高手”这个题目，近日翻阅了一些名人典故后惊

奇地发现，大凡学业有成或专业卓著者无不秉持“下棋就得找高手”这一主张，因为只有找到了高手，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奋力拼搏，努力追赶，才能使自己的专业和技艺日趋完美，并有所建树。颜真卿为了拜张旭为师学书法，曾辞去醴泉县县尉的官职，为的是求到名师张旭的指点，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书法艺术。俞振飞为了把李桂芳既漂亮又切合剧情的身段学到手，不知看了多少遍李桂芳演的《玉堂春》，看得如痴如醉，学得一丝不苟，连李桂芳的一招一式都学到手了。当人们赞叹俞振飞精湛绝妙的演技时，他却说是“偷”来的，不过略加丰富罢了。看来，具备一定基础后，跟着高手学，认真学，刻苦学，并在学习中有所创新，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有所建树，那么，便可能使自己成为某个领域或某个专业具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

江山文气（中国画）

程大利



大地

稻田里的现代舞

林铭子

2013年11月，深秋，我与家人在山东花莲交界的池上乡旅行时，正逢这里的晚稻成熟，满目都是金黄色的稻田，空气里弥漫着让人口舌生津的稻禾香。当地朋友小葛，要我们暂且放下选购榨糕和新米的计划，赶紧跟他走，赶往锦园村背水面水的那片稻田。去那里干啥？小葛神秘一笑，说：你们来得巧，可同这里的上千名种稻人一起看云门舞集的演出。

一到现场，所有人都被震撼了。果然是稻田里的演出。远处是懒洋洋的云和山，近处大约有一万平方米的区域，稻子已经先行收割。舞者连夜平整土地，就在稻茬子刚刚清理干净的泥地上铺上灰白色的地板，地板铺上去有一点透明

的反光，远望就像这块土地已经放水休养，准备下一次播种。

年轻的舞者上面跳了一支又一支现代舞，就在金黄色的稻穗包围下。风来了，云朵在大片大片的稻田里投下急速变幻的阴影，吹得男女舞者的衣袂猎猎作响；雨来了，稀疏的雨点打在旁边的稻穗上，嘹的一声激发出更浓的香气，舞者在突来的雨点中举起高竿走动、跳跃、轻舞，就像在驱赶成群结队的偷嘴飞鸟；很快，冲积平原上的大太阳又莅临了，阳光迅速蒸干了舞者衣服上的雨水痕迹，舞者沉稳踏地，用一种闷闷的、倔强的身体语言，在大开大阖中倾诉对大地，对稻米的深爱。

这支舞叫《稻禾》，是云门舞集的创

始人林怀民专门创作的。它计划要去全世界最好的剧场演出，在征服那些挑剔的都市观众之前，它回到酝酿的初始地——池上，演给这里的父老乡亲看。

半个池上乡的种稻人都来了。大部分观众年过五旬，在稻田中劳碌了30年以上，双手骨节粗大，坐下后再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一手扶腰，因为长期在稻田劳作的腰椎会发出咔咔的响声。

从来没有受过艺术教育的人，在泥水里劳作了大半辈子的人，能看得懂这些抽象的现代舞吗？看得懂啊！旁边坐着的老阿姐解释给我听：这是犁地，播种；这是风在让稻田变得凉爽，你看跳舞的人就像被风吹歪的稻子一样，上身摇摆，可底盘扎实着呢；这是授粉；

择原料的时候，也更喜欢那些长得虽慢，但品质更好的树种。

这是两个来自于生活的真实故事。我从中读到的启示是，不论是做事还是成长，不偷懒，不投机，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结果自然会又快又好。这也许正是刘震云先生所说的“要做笨人”的题中之义吧。可见，“笨人”其实是“明白人”，并不是真正的笨，只是去除急功近利，去掉投机取巧，换句话说，是肯下笨功夫。外祖母割麦子为何比别人快，舅舅的木匠活为何做得好，说到底，并没有什么先天的禀赋或者特别的秘诀，只是因为愿意比别人多下一些笨功夫。

与割麦子、木匠活一样，文学写作其实也是一种劳动，一项手艺活，同样需要下一些笨功夫。曾经看到过一篇对一位知名作家的采访文章，谈到写作，他说，一直以来，他的观点就是，明白人要下笨功夫。他自己便是这样做的，为了一部不到十万字的作品，他花费了两年时间，行走了上万公里。也曾认识另一位知名作家，对她的本本使其声名远扬的作品，佩服不已，心里寻思，她的笔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后来才知道，为了写作这部作品，她实地采访达一年之久，光是搜集的资料就装了十几箱，采访笔记就做了几十万字。

“聪明人”的“笨功夫”

周舒艺

又是一度高校毕业季，手机再次被各所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刷屏”。其中，有几篇演讲让我印象深刻。比如，知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里，便说到了“要做笨人”，并讲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故事关于他的外祖母。外祖母割麦子割得非常快，是因为“只要扎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第十次，第二万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得比别人更快一点。”另一个故事关于他的舅舅。舅舅的木匠活特别好，原因就在于他舍得花时间去打磨一件东西，而舅舅在选